

粵海舊聞錄 (十五)

祝秀俠

葉恭綽精研佛典

番禺葉恭綽譽虎先生文章藝術，一代宗師，

政事亦曾煊赫一時。廣府學附生，北京大學仕學館畢業，歷官郵傳部司員升任侍郎、交通部長、鐵路部長、財政部長。與三水梁燕孫並稱交通系巨擘。抗戰勝利後，由滬返穗，民三十六年移居香港。大陸淪陷，老病侵尋，在大陸抑鬱以歿。公超博士近選輯其尊叔書畫在港印刷傳世，曰「遐庵先生書畫選集」。張大千為序卷首，公超跋

後有云：「幼失怙恃，賴先叔撫育教誨，愛如己出，每念恩勞，終天抱恨，謹徵集遺墨付梓傳世，聊申孝思」。

恭綽天資穎敏，學力淵厚，工書畫幼年臨魏碑，十五習晉唐人書，自幼至老未嘗一日不臨池。五十以後習繪事，擅竹蘭松梅，其寫竹人譽為柯九思復起。葉氏治學，以精研佛經與編訂清詞為最。中年研求佛典，於宋契釋典，搜藏頗富。曾校印積砂佛典全部，著有「歷代藏經考略」，倡議翻印佛經大小不下百種，此皆為士林中人所難能者。復工詩詞，紹承乃祖蘭臺公倚聲之學，早歲常習見乃祖與當代諸公論列歷代詞學源流，認為清詞最盛。又以朱疆邨所刊輯者惟宋詞，因立意編輯全清詞鈔，博搜沉佚，得數千家。而以先輩甄錄今詞者莫善於譚復堂「篋中詞」，因為廣之，有「廣篋中詞」之輯，亦傳世不朽之業。至全清詞鈔則未知遺稿何在，刊印之期想有待耳。

番禺名幕張樸臣

有清一代，吾粵幕府人材鼎盛，彼輩上代多為外省寄籍穗垣者，故籍隸番禺捕房。清末番禺張學華翰林之父樸臣先生即為幕客長才中之佼佼者。

葉恭綽遺照，葉氏工書畫，精研佛典，大陸淪陷，不堪折磨，抑鬱而歿。



樸臣諱文鑑，字簡堂。先世為江蘇鎮江望族。游宦粵東，遂家焉。

先生十三歲喪父，稍長，試不售，改習申韓術，出佐肇慶府史太守幕。時值霍符為患，為設法弭平之，擒其魁。以此受知於太守，廣為游揚，名遂大噪。嗣是佐藩幕二，撫幕一，督幕凡五。巡撫柏貴，總督勞崇光、劉長佑、毛鴻賓諸公皆疆吏中卓卓，號通達治體，咸倚重之。積十餘年，為粵中幕僚之冠。吾粵督撫同城，政由督者十恆八九，位並勢偪，多不相中，嫌謗謠詠，遂集幕僚。郭嵩燾主粵撫時，與總督毛鴻賓以故交相齟齬，督幕某君雅負才望，致被論劾，繼任蔣益澧與總督文瑞麟交惡尤甚，先生並時先後居督幕，獨帖帖無間言。初先生以議敘得知縣如同知衙，頗志世用，自居幕府久，益洞知吏治民生癥結，遂無宦情，嘗謂人曰：州縣官不易為，非必貪官害民，即清官亦可害民，糊塗官害民，精勤官亦害民。人以為名言。卒年四十四。學華太史其三子也，累官至江西提法使。吳道鎔「滄庵文存」有張樸臣先生傳，記其事略如此。學華與王臣有姻親，故詳知樸臣生平。

林雲陔機智忠勇

高州信宜林雲陔，居官廉正，澹泊寧靜，歷

任廣州市長、廣東省主席、中央審計部長。人多知其政績斐然，品格高潔，然其沉毅機智，忠勇盡責之處，有為人所難能者。

當早年肄業兩廣方言學堂時，獲交朱執信，即加入同盟會，但居常沉默寡言，辛亥三月廿九廣州革命之役，林負運輸彈藥之責，執信受傷，為之救護脫險。時方言學堂師生多附和革命，已為清吏注意，惟清吏以林公循謹守份，最為可靠，絕未置疑。即此可見其機警縝密之個性。

民九年，國父回粵後任非常總統，旋赴韶關準備北伐，林受任為總統府金庫長，親解餉銀赴韶關大本營，中途遇盜，護送兵士皆散，林獨挾款從容趨入叢林中，得免於難。旋聞陳炯明叛變消息，以孫公尚坐鎮省城，急馳還，時孫公已在兵艦上指揮海軍討逆，省城秩序甚亂，左右皆勸其先將所持餉銀赴港存入銀行，再設法尋晤孫公，以策安全。林仍挾款冒險犯難，得登永豐艦，將餉銀親呈交孫公，作犒賞戰士之用。其忠勇廉幹之精神，深為孫公嘉許。

林一生立身行己，為黨人表率，展堂先生稱：「本黨革命風格，以朱執信、林雲陔兩人為至高。」孫公亦曾對高州革命同志言：「林雲陔為吾黨革命德行的神聖人物。」

生平歷居顯要，而毫無私蓄，居處簡樸，食無兼味，亮節清操，足為世範。梁寒操輓林氏聯云：「謀國以忠，待人以誠，大名應列諸循吏儒林二傳。」「見得思義，見危授命，其人獨能與展堂執信相知。」

劉伯驥記粵僑械鬥

吾粵早期赴美僑民多在加省三藩市區域，以四邑及其他各縣人為多，自一八五〇年以來，源源移殖人口遂增，然異域謀生，言語閼隔，深感異地羈縻，非有組織，互相扶持，共同救助不可，於是會館的組織，適應而生，或為地方性之同鄉組織，或為工商業同業上之組合，此類組織至為普遍。至今所謂七大會館，仍為僑胞社團結構之基礎也。惟會眾既多，門戶各立，畛域之見，意氣之爭，在所難免。吾省民性剛強，即在鄉間，曩時亦往往釀成械鬥。雖在海外，初則或以口角相爭，或尋仇報怨，或金坑衝突，或烟賭爭利。遂至白刃相搏，甚而藉同鄉同業為奧援，釀成會館間之聯羣械鬥，死傷枕藉。實為初期僑社之慘事。

近承旅美學耆劉伯驥先生見惠其新著「美國華僑史」一冊，煌煌巨著，其中敘述及初期粵籍華僑幫派尋仇械鬥事件頗詳，爰摘錄之如下：

「五十年代之初，淺尼地縣之威利小鎮，中國人之香港與廣州兩派，在五十分谷備戰，數月前，兩派常常發生糾紛，其中一方，常在通往礦區道上，拘捕對方之人，引起衝突。最後，廣州派一領袖被殺害，廣州派向香港派挑戰，香港派接納，戰雲遂聚，鎮上一鐵匠，為他們鑄造許多長矛飛耙、大刀，日夜開工，歷三星期，取價特高。該縣承法吏聞訊，飛騎勸戒雙方，以圖弭戰，但無結果，每一派結習二三百人在街道演習作戰，定期開戰。作戰之日，附近礦工均湧來此小

鎮觀戰，戰場在該鎮東邊平野。香港派將其部隊分為兩翼，相距百碼。廣州派採集中一點，嚴陣相向。開戰約定下午二時，二時已過，雙方臨陣對罵，並無動靜，幸災樂禍之白種人，尤其礦工，開始驅迫兩派接戰，在每派戰士後面，拋擲石頭，迫其前進接觸，廣州一派即飛奔越野，向香港派衝擊，大戰遂開始，香港派堅守陣地抵抗。未幾，有一白人在人羣中，不分皂白，拔槍戲向戰士放射，但另一礦工從後面向其槍擊，後腦中彈倒地。廣州派既進擊，甚為得手，香港派潰退，遺棄傷者，皆被廣州派刺斃。雙方被殺數人，香港派損失較大。大戰後，廣州派以勝利者姿態，歡宴狂飲，傷者帶回醫治，死者則以英雄儀式喪禮埋葬。」

「一八五六年，在蘇諾拉附近，「三邑會館」與「人和會館」大戰，肇禍地點在斯大尼斯勞河堤上，起因於三邑人某日推一重兩噸重岩石於人和界內，阻塞淘金通道，人和向其交涉，三邑人不肯將石移開，反向人和威脅挑釁侮蔑，雙方遂至結怨成仇。開戰之日，三邑人馬一千二百人，人和九百名，相對列陣。三邑先採恐怖計劃，以戰士十五名，身穿古代鐵甲，面塗青黃色，背後拖三尺長馬尾。加以一百五十枝槍，攻擊前進；人和方面則有長矛飛耙，猛力敲鑼，并有十二枝舊槍放射。開火片刻，人和有兩人倒斃，數名受傷，三邑人趕上加以刺斃，將其屍首以巨叉豎起，表示勝利，此役各有死傷，三邑耗費四萬元，人和亦耗用二萬元。」

「一八九〇年，三邑人駱東，與警察勾結，

專與四邑人爲難，一陳姓青年，新由中國來美，見警察條至，驚慌過度，由窗口躍出，跳下一層樓天面，傷膝。其鄰爲三邑人所經營之餐館，該青年由其窗爬入，意欲假道出街，餐館主人爲四邑人，將其槍斃，駱東聞訊，捏造該青年係入窗行劫，陳姓人要求公判，四邑人乃決意殺駱東，以作報復，在金坑僱職業兇手，卒殺駱東。自始三邑與四邑人遂相仇視。」

「一南海九江人馮正初，十歲來美，初在華埠一鞋舖當職，工作優異，爲人聰穎，常參加美以美教會主日學，數年間，英語亦頗流利，出任三邑會館書番。及其成年，變爲一羽毛豐滿之勒索歹徒，綽號小彼得，被推爲三邑之領袖人物，另組一至善社堂號，專門勒索收邪業以及工商業餉銀，如對小彼得拒絕納餉或捐款，白鴿票、鴉片、私梟，及任何正當事業，均休想在華埠立足。

正初爲人剽悍、豪奢，手面闊綽，既獨霸邪業，借警察之力，封閉四邑人賭館，四邑人恨其壟斷，遂慫恿而發動抵制三邑人所經營之商店，以爲報復，三邑人生意幾至停頓。正初連年橫行無忌，目空一切，四邑人有懸賞二千元取其首級之說，正初僱一白種人爲衛士，并不措意。由於四邑人抵制之壓力，三邑商人幾次會議，特邀請順德進士梁聯芳來美任會館主席，負責調停，梁在港邀約三邑與四邑人聯同宴飲，當衆表示旅美三邑同鄉之錯誤，將此意轉達美國，并提出調停條件，要求四邑商人對謀和進行，予以支持。當其離港赴美前，此一和平計劃業經四邑人同意，詎料馮正初或不願謀和，其兩槍手又突然殺害四

邑人余富，遂引起四邑人憤慨，非殺馮不可。而四邑人高聲德爲報余富之仇，在某街亦殺害三邑商人一名，及梁聯芳抵美，梁氏所提和條件，馮正初反對，梁忿而戒曰：「你規數難逃，我仍留美送汝之喪，恐爲期不遠。經一年，三邑商店破產者又十餘家，華埠除旅客生意外，工商業均大受影響，雙方斧頭仔常常對壘槍戰，一八九七年春間，馮正初往理髮店修髮，卒爲兩兇手發槍五響擊斃。出殯之日，親友送喪馬車百餘輛，夾道觀衆達三萬餘人。」

此一段旅美初期粵籍華僑的械鬥史實，至今老一輩僑胞尚能憶及。劉君博探當日西文報紙資料，輯譯而成，存其實也。

屈大均文字辜禍

清代文字之獄，康、雍、乾三朝相繼，受其禍者，不可勝紀。而乾隆之世，文網尤密，假四庫修書之名，行禁燬之實，至其受禍之烈，數見於上論欲使貞忠文士一字不留者，番禺屈大均翁山其著者也。

自嶺南三忠（陳子北、陳邦產、張家玉）勤王兵敗身殉後，屈公以諸生預其事，師仇國恨，積憤益深，乃去髮遁入空門，法名今種，時年才二十二。旋棄釋歸儒，遍遊國內，志其山川扼塞與歷代成敗興亡之迹，廣交各地豪彥之士，曾上書激勵吳三桂，談兵事，往來湘桂，後知吳僅圖僭竊，志不在復明，遂歸粵。陳恭尹以與尙之信應三桂，下獄。屈受嫌挈全家度嶺遜地；逾年始解。吳與祚督粵時，舉大均應博學鴻詞科，大均

恥食周粟，自甘貧賤，不赴。其友朱彝尊，李因篤輩，或舉鴻博有聲，大均頗不直之，每託詞以諷。自後革野隱居，年六十七辭世。

大均著作豐富，詩文名盛一時，後人與梁佩蘭、陳恭尹並稱爲嶺南三家。惟著作自禁燬以後，多有佚亡。據「四庫全書纂修考」（郭伯恭）引文字獄專檔云：大均詩文集內有悖逆語，於乾隆三十九年銷毀其書，并創毀墳墓。查「乾隆實錄」載是年十一月，乾隆帝諭云：

「今據李侍堯等查出逆犯屈大均各種書籍，粘簽進呈，并請將私自收藏之屈大均族人屈稔澣屈昭泗問擬斬決等語。屈大均悖逆詩文，久經燬禁，本不應私自收存。但朕屢經傳諭，凡有字義觸礙，乃前人偏見，與近時無涉，其中如有詆毀本朝語句，必應削板焚篇，杜遏邪說，勿使貽惑後世，然亦不過燬其書而止，並無苛求。朕辦事光明正大，斷不肯因訪求遺籍，罪及收藏之人，所有粵東查出屈大均悖逆詩文，止須銷燬，毋庸查辦。其收藏之屈稔澣屈昭泗，亦俱不必治罪。並着各督撫再行明切曉諭：現在各省如有收藏明末國初悖謬之書，急宜及早交出，概置不究，並不追問其前此存留隱匿之罪，今屈稔澣屈昭泗，係經官查出之人，尙且不治其罪，况自行呈獻者乎？若經此番誠諭，仍不呈繳，則是有心藏匿僞妄之書，日後別經發覺，即不能復爲輕宥矣。朕開誠布公，海內人民，咸所深喻，各宜仰體朕意，早知猛省，毋自貽悔。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同月已未又諭：

「昨據李侍堯等奏，查出屈大均悖逆詩文一摺，

已降諭旨，將私藏之屈稔湏等免治其罪，止將其書銷燬，並另有旨傳諭江浙等省督撫矣。閱屈大均文內，有雨花臺葬衣冠之事，此等悖逆遺穢，豈可任其留存，著傳諭高晉，即行確訪其處，速為刨燬，毋使逆蹟久留。將此旨同發出密封，由四百里一併發往，仍着將辦理緣由，迅即覆奏。

兩江總督高晉覆奏云：「兩江總督臣高晉謹奏：為遵旨訪查覆奏事。竊臣上冬在藩家屯工次，接准廷寄，欽奉上諭，因屈大均文內，有雨花臺葬衣冠之事，命臣確訪其處，即行刨燬，並奉欽發密封一件到臣。當經臣密札江寧藩司閱鶚元，先詣該處查驗碑碣，得有確據，即密記看守，俟臣事畢回省，親往驗明刨燬，並將遵辦緣由奏明在案。嗣臣於十二月回署，據該司稟稱：先委明妥教官，以購訪碑版為名，傳集多識舊聞之紳士，並向雨花臺附近僧寺道院密加訪問，該司又親詣該處上下前後周圍履勘，將所有坟墓碑記及仆臥殘碑，逐一洗刷查驗，分別標識，並無屈大均衣冠碑冢。臣恐該司查察，尚有未周，隨即率同在城司道府縣，親詣其處。勘得雨花臺在西南山岡，木末亭在東南山岡，兩岡相距半里，中間山坳，係屬街道，居民稠密，兩岡坡上有寺院幾處，舊時塚冢，或有隱埋在內，臣即傳集老僧老道，細加查問，據稱衣冠碑冢，實屬罕見稀聞，况雨花臺木末亭係名勝之區，山寮梵宇，酒肆茶坊，為游人雜沓之所，如果實有其事，斷無不互相傳播，人人共知，豈故隱匿不報，自取罪戾？臣又於兩岡山坎及山坡之下，逐細查勘，凡有碑之坎，均經藩司用石灰標記，查看字跡，

實無屈大均衣冠墓碑。臣查逆犯屈大均，乃罪大惡極之人，其生前忽而為僧，忽而為道，忽而還俗，形蹤詭祕，居心叵測，其死後屍骸，久經粵省刨出劉戮，乃於惡逆經過之地，輒敢虛營狡窟，冀附游魂，實屬天地難容，神人共憤。此家歷今百餘年，查無蹤跡，或被雷火轟擊，剷除根，或被犬豕躡跡，灰飛影滅，甚或此等狡猾之徒，掉弄筆墨，偽飾虛詞，均未可定。」

據此，大均文字受禍之酷，至於創墓挫屍，即謠傳衣冠墓碑一事，尚追查深究，實較其他文字獄為烈。

大均著作能傳於今日者，皆由民間有心之士冒死藏之巖洞復壁，而倖存，「廣東新語」一書，其著者也。吳江潘耒在新語卷首序文云：「其察物精以核，其談義博而辨，其陳辭婉而多風，思古傷今維風正俗之意，時時見於言表。」自天文地理人物風俗乃至蟲魚草木，無所不包，而卷二遷海一節，紀清初暴政卷十二、紀慷慨殉國節烈之大詩話，皆有微意存焉，非僅紀鄉土風物、摘詞典雅已也。

粵詩人與石濤和尚

石濤和尚繪作，天才橫溢，獨闢蹊徑，足稱一代宗師，而其身世，以明朝遺逸，感家國之痛，貞忠不二，削髮為僧，尤為人所敬重。石濤生平蹤跡，遍大江南北，廣交遊，與四方賢彥之士相往還，吾粵詩人屈大均、梁佩蘭均與石濤交好，酬唱題畫之作，多見各人詩集。惟傳抱石所編「石濤上人年譜」雖紀較頗詳，然對此獨未多及

，想未獲讀粵人詩集致有此失，近閱汪宗衍先生著「廣東文物叢談」一書，內有「石濤與廣東詩人」一則，述其彼此唱和交遊之跡，可補年譜之不足，爰摘錄之，亦不無有關於廣東文獻者也。

屈大均字翁山，生於崇禎三年庚午（一六三〇）。正與石濤同歲，且同為明遺逸，同削髮為僧，後又同蓄髮還俗，能詩工畫，志同道合。「翁山詩外」有石公種松歌云：「石公好寫黃山松。松與石合如膠漆。松為石笋拂天來。石與松柯橫水出。涇西新得一山寺，移松遠自黃山至，髯猿一個似人長，荷鋤種植如師意。師本全州清淨禪，湘山淑水別多年，全州古松三百里，直接桂林不見天。湘水北流與瀟合，重華此地曾流連，零陵之松更奇絕。師今可憶蛟頭顱。我如女蘿無斷絕，處處與松相纏綿，九嶷松子日盈手，欲種未有白雲田。乞師為寫瀟湘川，我松置在二妃前，我居灘南憶湘北，重瞳孤墳竹嫵娟，湘中之人喜師在，何不歸掃蒼梧煙」。此石公即指石濤，詩殆作於十四年乙卯，時大均起兵抗清，在桂林，故有「我居灘南憶湘北」句。又「詩外」十四有「從石濤禪師乞花插瓶」十首云：「方外多花發，秋深恰似春，從師乞數種，來伴坐愁人」。「最是芙蓉好，枝枝拂鏡斜，幸無頭上雪，不怕笑人花」。「鷄冠大一尺，朶朶紅巖巖，花頭雖大重，霜壓不曾垂」。「花中謠得似，長是老來紅，折取當明鏡，衰顏欲與同」。「立冬前未冷，已是放梅時，一朵開方半，人從定裏知」。「桂樹凌寒開，香多嫌酷烈，不若早梅清，平生在冷雪」。「先開遜霜雪，豈是南枝心，欲與黃花並

芬芳作一林」。一枝穿海棠，未開人不覺，寄語枝間禽，蕊香休亂啄。「花愛仙人好，相將隱玉壺，不知花主意，肯割數枝無」。此詩康熙十八年作，二人同在南京。

石濤嘗畫「屈翁山詩意冊」十二頁，世稱劇迹。末葉題云：「翁山屈子詩如畫，枝下陳人畫取之，奇句不將筆口寫，枯腸返令俗人口。江山粉本情雖舊，生面全非意所思。十二魚書癡且醉，後期朋輩若維持。冬日坐青蓮草閣，微雨初飛，索紙筆作畫，無題，隨拈「翁山詩外」，隨意拈弄數幅，別有興趣，戲為記之」。其前十一葉，每葉錄大均五律兩句，皆見於「詩外」。

「石濤年譜」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一六九四）條，載屈大均「寄懷石翁」詩五首，汪著考證此詩非屈作，乃梁佩蘭之誤。又「石翁」乃另一和尚石濂（大仙），非石濤。

另一粵詩人梁佩蘭（藥亭）南海人，康熙二十七年戊辰進士，入翰林生崇禎二年己巳，長石濤一歲。「六笙堂集」七有「贈石濤禪師」詩云：閉門長許日相尋，不負神交十載心，亂後王孫成白首，對來風雪況寒林。蒼梧八桂天何遠，楚水三湘夢獨深，得似神仙在人世，丹砂猶許鑄黃金。「佩蘭於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散館歸班後南回，過揚州，與石濤訂交，遂贈以詩，故有「不負神交十載心」句，是年石濤七十四，佩蘭七十五，所謂「亂後王孫成白首」矣。

航業前輩鄺竹敬

從前太平洋上交通，唯賴三枝桅的大帆船，華僑遠涉重洋赴美，就賴此因風張帆而航行之三枝

桅帆船，直至十八世紀中葉始有太平洋郵船公司，開關定期航線，往來於香港美洲，稍後又有大東輪船公司，加拿大昌興、日本郵船公司取代太平洋而航運乃日趨發達。其時粵籍華僑大多出入於舊金山與舍路兩口岸，人數衆多，目擊航運發達，多賴中國方面之貨客運，船上工作人員亦多為華人。何不自組公司以挽回利權，於是粵台山籍僑領鄺竹敬先生遂首倡組成「差拿」輪船公司。集足資金，購船兩艘，開始插足航行於太平洋上。其時為光緒末年，約在一九〇八年間，鄺氏可謂我航業界之先進人物。

鄺氏倡辦差拿公司之初，適值美國因虐待華工，釀成粵滬兩地反美運動，商人率皆抵制美貨，并抵制美輪。差拿輪船公司恰在此時應運而興，業務蒸蒸日上，而華僑乘船運貨倍感親切，不若趁美日輪之踟促不安。十餘年間，盈利信履，國內外無不知有企業家鄺竹敬其人。迨至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不景氣影響，商業蕭條，貨運減少，而鄺竹敬先生又遭逢不幸，竟為人謀殺致死，人亡政廢，差拿輪船公司逐漸不振，終至結束，殊堪惋惜！

鄺氏有子炳舜，畢業於廣州嶺南學校，隨父在美協助經營各項事業、服務社團及公益事業，卓著聲名，抗戰期間策動華僑捐輸救國，助勞不著，惜未獲親親抗戰勝利，即以心疾逝世於舊金山。時距日本投降僅半載耳。

明清粵海通商記

明清之季廣東與海外貿易日趨發達，洪武初，設市舶司於寧波、泉州、廣州各地，廣州通占

城（安南）暹羅西洋諸國。所謂市舶司者，掌海外諸國朝貢市易之事，亦有一種中間人名客網客紀者，代辦外商委託貨物買賣、報官納稅等事，其後衍為牙行，即「十三行」，屈大均「廣東新語」廣州竹枝詞云：

「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可見十三行當時貿易之盛。番禺梁嘉彬教授對此極有研究，有「廣東十三行考」一書行世。

所謂「洋船」即粵商人自備之海船。「十字門」為澳門洋船出入之處。二洋指東西二洋，五絲八絲者，廣東綢緞名稱也。當時葡人既居澳門，外舶來廣貿易愈盛，商人亦常備海船直通海外，與廣州貿易之外國超過十國，每一舶至，羣自廣州赴澳門承買番貨、海外珍異諸物有多至數萬金者，而獲利則甚豐。

明清遞嬗之際，一度海禁，廣州與海外貿易曾一時中止，康熙二十二年復開海禁，設粵、閩、浙江、四海關，便利南洋、歐西各國貿易，對暹羅及荷蘭特准免稅。據梁嘉彬教授引世宗聖訓卷三五云：「雍正二年，十月己亥，廣東巡撫年希堯奏暹羅國運米並進穀種等項，上諭內閣：暹羅國王不憚險遠，進獻稻種果樹等物，最為恭順，殊屬可嘉，應加獎賞，其運來米石，令地方官照粵省現在時價速行發賣，不許行戶任意低昂，如賤買賣，甚非朕體小國之意。嗣後且令暫停，俟有需米之處，候旨遵行，其匿船諸隨帶貨物，一概免徵稅銀……」

清代對暹羅，在十三行內有設專行辦理暹羅

貢市事務者，以暹羅與中國貿易有專門性質，而華僑移植亦有密切關係。暹羅之米穀、象牙、珊瑚、檀香、乳香、丁香、疏黃、藤黃、胡椒、豆蔻等為貿易大宗，閩粵各省，地瘠民稠，米糧不足，尤常靠暹米接濟也。

南雄珠璣巷故事

吾粵廣州捕房世家巨族，多謂其祖先為南宋時代由南雄珠璣巷遷移而來。番禺謝孝廉照山有句云：
「舊車小歇珠璣巷，六百年前認故鄉」。

歷來傳說固有盛也。按南雄珠璣巷距南雄縣城三十里，為江西、廣東兩省交通要道，商旅所必經，地屬均平墟，相傳宋元亂離之際，中原難民踰嶺至此多寄居焉。當時珠璣巷（或曰里）有亭樓三座，上有題額曰「珠璣古巷」「珠璣樓」，皆明清時所立，道旁石碑二：一書「吾家故鄉」，一書「祖宗故里」。巷南端有石砌碑幢一座，高一丈，上刻「元至正十年南雄路同知孫朝列重立」字樣。相傳南宋時，有村民黃某運糧赴帝京，舟抵關口，收容一美色少婦偕同返里，事後始知該婦為宋帝所寵妃子蘇氏（當地人稱蘇娘娘

），因故斥居冷宮，蘇氏設計逃脫，至關口遇黃遂偕南下，後黃僕受主苛虐，憤而揚湯其事，消息傳至京師，宋廷飭兵部尚書張英貴查案，張在京時有夷平該村之擬，村民惶恐，其中居於珠璣巷之九十餘戶，得鄉宦羅某之暗助，相率向南遷徙，至廣府屬各地定居，是為廣府人移徙之由來。至該皇妃蘇氏，聞訊之下，悲羞萬狀，自投珠璣巷南端古井而死，後人恐其冤死為厲，在古井處砌石鎮壓，上述碑幢，即為明證云云此。傳說略近神話，不足取信。宋時中原忠義之民，踰大庾嶺而南，想必為逋逃逐地計耳。

編輯報告

編者

△中外雜誌問世十年零一個月，在這一段時期之內，同仁們有過艱辛奮鬥的歷程，也曾有過許許多多歡慰欣愉的經歷。最足以感人肺腑的是海內外廣大讀者與作家所賜予我們的鼓勵和支持，我們每一個月都從國內外收到數以千計的讀者來函，以及作家賜給我們的稿件，電話聲更是鈴聲不絕；訂閱、查詢、討論內容、提供寶貴意見。中外雜誌同仁和各地作家讀者經常保持密切的聯繫，保持感情的交流，聲應氣求，以文會友。今值中外創刊第十一年，為答謝讀者愛護，特再增加篇幅以容納更多的佳作，同時將插圖較多的篇章改用六十磅模造紙印，以求清晰美觀。

△國民大會代表、台北市教育會理事長趙筱梅博士，寬厚賢淑，道德學問足為士林楷模，早年曾膺選好人好事代表，更是我國少有的

女性將軍之一。他為追念夫婿周彭賞將軍，每年必寫紀念文一篇，今年為悼念周將軍至友柳際明將軍之逝，特撰「儒將柳際明」，篇中所記柳際明、周彭賞以棋論兵所創立的碉樓區政策，井田戰術以及抗戰花木蘭的故事，不僅保存了許多珍貴的史料而且極富可讀性，確為當代傳記作品中上乘之選。

△名教授謝康博士以春秋筆法，寫「胡適的毀譽」，立論公允平適，和目前許多專門吹噓捧人的傳記作品大不相同，值得細讀。

△民國以來，以北洋猛士徐樹錚將軍的政治生活為題材的文章很多很多，但真實記載徐樹錚將軍其人其事的傳記則不多見，本誌自本期起隆重推出徐樹錚將軍女公子徐櫻女士的大著「俺爹爹」一文，正好補足了中外讀者罕觀徐氏家世及真實傳記軼事的缺憾。又徐櫻女士「俺娘」一文將與其他篇章由本誌編

印單行本，未刊部分將收入單行本中，本誌暫停刊登，敬請讀者鑒諒。
△旅美名女作家吳崇蘭女士新著「二哥吳南如」一書已交本誌編印單行本，本誌因積存稿件過多，無法全部連載後再出書，深為抱歉，惟日後將設法摘要選載書中部分篇章在本誌發表，以饜讀者。
△王公瑛先生從政不廢治學，他歷任江蘇省政府祕書長、民政廳長、徐海行署主任等要職，公餘之暇仍然手不釋卷，對太平天國史極有研究，他曾會見過李秀成的兒子「小王子」李學富，並和「小王子」詳細談話，得知李秀成並未「伏誅」，王先生的「李秀成伏誅之謎」揭露了近代史上的一大疑案，全文較長，將分兩期刊完。

△本誌自本期起因增加篇幅，改善用紙，略為調整售價，零售每册叁拾捌元，為優待讀者凡三月卅一日以前向本誌直接訂閱者，仍照舊訂價全年十二期祇收新台幣叁佰叁拾元。△本期因春節關係提前出版，有許多稿件排印不及，延期刊登，敬希作家讀者鑒諒。